

还我299个吻

翟新华

人 物 剧作家

玛丽小姐

史密斯先生

法 官

〔幽默、滑稽的音乐声起

剧作家 诸位听众，听众诸位，请允许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W国荒诞广播电台一位无名的广播剧作家。虽然无名，却也不甘自卑，为猎取一些趣闻轶事，竭尽无孔不入之能事。哈，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法庭……〔法庭的杂声

玛丽小姐 （哭泣声）史密斯……你怎么不说话了？装老实？告诉你，法官不会上你的当！……你快说呀！

史密斯先生 （低声地）玛丽，你叫我说什么？

玛丽小姐 你以为这么容易就了结了吗？三个半月就是105天，105天等于2520个小时，2520个小时就是151200秒……

史密斯先生 错啦错啦，应该是151200分钟……

剧作家 嗨，多么科学的争吵。那一定是场好戏。好了，长话短说，开门见山。序幕已经拉开。故事中的人物已急匆匆粉墨登场了——

法官 （敲了一下惊堂木）肃静，玛丽小姐，请先回答我的问题：你和史密斯先生是什么关系？

玛丽小姐 法官先生，那还用问吗，难道你看不出我们是恋爱关系？

法官 那你们应该去婚姻登记处。

史密斯先生 不，法官先生，我们分手了。

玛丽小姐 不，是他抛弃了我！（抽泣）

法官 非常抱歉，史密斯先生、玛丽小姐，法律不解决感情危机。

玛丽小姐 法官先生，问题可没那么简单，他还侵占了我的东西。

法官 哦，很贵重吗？

玛丽小姐 当然。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法官 （惊讶地）啊？是什么？

玛丽小姐 吻。一个姑娘神圣的吻。

法官 你——你别昏了头啊。玛丽小姐。

玛丽小姐 法官先生，我很清醒。他足足欠了我299个吻。

法官 亲吻也要还吗？

玛丽小姐 那是理所当然的。法官先生，你知道一个姑娘的吻该有多么珍贵，何况多达299个。

史密斯先生 玛丽，你……

剧作家 （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轻声地）嗨，有趣，有趣，真有趣。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真让我撞着了这么一出好戏。

法官 哎，旁听的剧作家先生，我特许你发表一下意见。

剧作家 乐于从命。首先，我们要搞清，吻为何许东西？从表面看来，吻是两个嘴唇的接触而已，无论是一个吻还是一千个吻，都不会改变彼此的物理形状……

史密斯先生（打断地）对极了，无论怎样的吻都不会给双方带来什么实际损失。

剧作家 但是，深入地来看，一个吻犹如正负电子的互相吸引，会使两颗心撞击出艳丽的火花，从而使双方的感情可能产生质的变化，上升为爱情。

玛丽小姐（激动地拍起手来）好极了，妙极了，剧作家万岁！

剧作家（内心独白）让我再火上浇点油吧。要不就没好戏了。
（转向众人）由此我认为，吻，是打开异性心灵的一把神奇的钥匙。一个吻往往会撒下一颗爱情的种子。撒下了爱情的种子，却从此不再管它能否开花结果，那是一种多么不可饶恕的行为！

史密斯先生（失望地）剧作家先生，你接过吻吗？

剧作家 这——这没关系，我看过《世界接吻大全》。并研究过一千种不同方式的接吻，所以我有间接的体验。

玛丽小姐（欢呼）我算遇到了知音，请问剧作家先生……

法官 肃静！肃静！这是法庭！剧作家的高见将记录在案，以备参考。哦，请原谅，我要去那个地方方便方便，暂时休庭。〔匆匆离去的脚步声〕

剧作家 让我跟着法官也去轻松轻松吧。这场戏缺了法官，那一定是枯燥无味的。（紧紧跟去的脚步声，随后是开门的音声）。喂，法官先生，你怎么躲在厕所里抽烟……

法官 你——你跟到这里来干吗？这里臭气冲天。

剧作家 你——你不也来了？

法官 我——我没办法，唉，这件案子，就是请来国际大法官，恐怕也只能躲在厕所里冥思苦想。

剧作家 那——那我不敢打扰你的思路，只是别——别让那臭气熏昏了你的脑袋。（开门，急步出去）我真荣幸，幕后戏不亚于台上的戏，精彩精彩！让我去看看那两位——
〔法庭的杂声〕

史密斯先生 （哀求地）玛丽，只要能偿还你299个吻，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玛丽小姐 （耍弄地）是吗？那就唱个歌吧。

史密斯先生 唱一百个也行。

玛丽小姐 不过，你要用忧愁的情绪唱一首甜蜜的恋歌，那歌叫“姑娘的吻”。

史密斯先生 （用无法形容的怪声调唱）“姑娘的吻，甜蜜的吻……”

法官 （悄悄上）这世界可真要地震了。把人折腾的颠三倒四。
（用惊堂木猛一拍桌子）开庭开庭。玛丽小姐，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说他欠了你299个吻，有何证据。

玛丽小姐 法官先生，我有证据，我全录音了，你听（录音机传出了被夸大的接吻声。渐渐地一声声象雨点那样密集，夹着喘气声……）

玛丽小姐 瞧，听到了吗？三个半月里，他足足吻了我501次。

法官 怎么，299次又变成了501次？

玛丽小姐 法官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我只允许他每天吻我一次，可他大大超额了。

法官 是这样吗，史密斯先生？

史密斯先生 ……我——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可从来没——没吻过女人。

玛丽小姐 这不能怪他，是我鼓励他超额的，我这个人对男人什么都不在乎，就希望他听我的话，将来永远听我的话。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在恋爱期间打好基础……

剧作家 （悄悄地）具有战略家的远大目光，佩服佩服！不过，诸位听众，将来你们恋爱时可要睁大眼睛……

玛丽小姐 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他每吻我一次，就听我一次话，不管这话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么，我就允许他无限地吻下去。

法官 史密斯先生，所以你在三个半月里吻了她501次？

史密斯先生 是的。法官先生，我告诉过你，我已经三十五岁了。

……

法官 可以理解。

玛丽小姐 这段日子里，我们相处得非常和谐，他听话极了。我可以随便举个例子，他是文工团的演员，歌唱得不赖，小提琴拉得也棒！

〔传来小提琴悠扬的琴声〕

玛丽小姐 我要听热烈的曲子〔小提琴即刻变换。

玛丽小姐 我要听悲伤的曲子〔小提琴即刻变换。

玛丽小姐 我要听抒情的曲子。〔小提琴即刻变换。

（随着玛丽越来越快的吩咐，小提琴声应接不暇地变换着，变换着，突然传来“嘎”的一声，一根琴弦崩断，琴声嘎然而止）

史密斯先生 琴弦断了。

玛丽小姐 可我们的心却连到了一起。〔热烈的接吻声。

玛丽小姐 这办法还真灵。大家都羡慕地夸我俩是天生的一对。可我说，我俩是天生的一个。

法官 什么叫天生的一个？

玛丽小姐 他什么都听我的，叫他不要去参加演出了，他就乖乖地整晚陪着我，不惜让他们的导演急得上吊。我最讨厌日语，咳，他真的辞去了业余日语翻译工作。渐渐地，他成了我的影子，他就是我，我就是他。请问法官先生，这不就是天生的一个吗？

史密斯先生 （痛苦地）法官先生，可我发现再这样下去，这世界上就要少掉一个人了。

玛丽小姐 在这期间，他一共听了我202次话，根据听一次话抵销一个吻的原则，501个吻减去202次，还剩下299个。所以他硬要和我分手。就得还我299个吻。不是这样吗，法官先生？

法官 是的是的。可是怎么来还清这299个吻呢？

玛丽小姐 我静候法庭公正无私的裁决。

法官 这——这（重重叹了口气）唉——你把法律逼到死路上去喽！

玛丽小姐 偿还不了，那他就没有理由离开我！

史密斯先生 不不！我一定要想法还你299个吻。

剧作家 嘿，朋友，我给你出个点子吧，按照物理学上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你狠狠地揍他299下吧，你先给了她爱，现在再给她恨，一正一反正好抵销。

史密斯先生 没其它办法，就试试吧。〔耳光声。

玛丽小姐 救命啊！

法官 住手！打一拳判你两年，打两拳判你四年，唆使犯罪者

同样要受法律制裁！

剧作家 我宣布收回这个不成熟的建议。——哎，玛丽小姐，我看也算了吧，就算是不小心丢了299个吻，再说，这么多吻产生的爱情正象蛋孵小鸡一样，由于温度一下子来得太高，早已成了坏蛋，是无法产生新的生命的。

玛丽小姐 你——你真是个混蛋剧作家！你知道一个姑娘白白地损失299个吻的痛苦吗？我一定要等候法官的判决。

法官 这个——这个嘛……噢，对不起，我想去那个地方方便方便，暂时休庭……〔急急离去。

剧作家 可怜的法官只能再去那个地方抽烟了，可我断定，那个地方太臭，他决不会想出什么好点子的。想起法官破例地给我提供旁听的机会，我决定也帮他一次忙，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悄悄地来到了法官的身边，如此这般地向他说了一通，诶，他的脸马上阴转晴了。诸位听众，等着瞧吧，戏的高潮就要来了——

法官 （拍惊堂木）肃静肃静！现在继续开庭！玛丽小姐，你一定要我判，那我只能勉为其难了。听着，在你付出了一连串吻的时候，你说过你们亲密无间，象是一个人？

玛丽小姐 是的。

法官 请发誓，决不反悔。

玛丽小姐 我发誓，决不反悔！剧作家先生可以作证。

法官 那好，既然你承认当时你俩是一个人，那么他侵占你的吻也就等于侵占他自己的。我宣布：你要他还你299个吻的起诉，不能成立，予以驳回！

玛丽小姐 （失望地）啊！这——这……

史密斯先生 （激动地）法官先生万岁！自由万岁！

剧作家 天晓得，他实际上在喊我万岁呢！

法官 （惊堂木一拍）肃静！退庭之前，我倒想再听听剧作家先生还有何高见。

剧作家 （迫不及待地）荣幸荣幸，法官先生，我只有一个提议。从此世界上又将诞生一个独立的人，这是很应该高高兴兴庆祝一番的。所以，我提议，这个重新诞生的先生应该好好地请法官先生。

法官 说得有理，予以支持。

史密斯先生 当然！法官先生，我们去白天鹅大酒店。

法官 （重重地一拍惊堂木）本法庭宣布：现在退庭！即刻去白天鹅大酒店！

〔史密斯先生和法官急急离开的脚步声〕

剧作家 （喊叫）哎，你们等我收拾好文件，见鬼，一溜烟功夫人影儿也不见了，哎，玛丽小姐，你为什么不走？

玛丽小姐 我在等你。

剧作家 等我？

玛丽小姐 一定是你给法官先生出的主意！所以，你要替史密斯偿还我的299个吻！

剧作家 天哪！〔跑去。〕

玛丽小姐 站住，剧作家先生！你快还我299个吻。〔追去。〕

（越来越快的脚步声夹着越来越急的喘气声，并不时响起带有回声的那句话：“还我299个吻！”）

（一声疾驰汽车的紧急刹车声）

（一阵异样的寂静，造成一种空白的效果）

剧作家 （终于吐出了一个长长的叹气声）啊——诸位听众，别为我担心，这是我正在构思的一部荒诞广播剧。刚才我

只是在同虚构中的人物对话呢。噢，也许你们要问，玛丽小姐的原型是谁？这，就不便相告了。（突然传来重重的脚步声）不好，我夫人来了！这倒霉的故事不能再往下编了。（急急忙忙收拾稿纸的声音）听众诸位，请务必为我保密，免得惹是生非，多谢了，多谢了。

〔在幽默滑稽的音乐声中结束〕

国公墓

(根据张宇同名小说改编)

曹清平

(乡村的傍晚，蛙鸣虫叫，急促的锣声由远而近。

敲锣者 父老乡亲——仔细听清——人人上阵——守卫祖坟啊！

(众人喧闹的响应声、吼声、抄家伙、奔跑的脚步声混成一片。有人大叫“大伙抄家伙，赶快去呀……”)

村民甲 (女、慌张地) 他叔，出了什么事儿？

村民乙 你还不知道啊，修路指挥部的王副县长下了最后通报，限期一个月，魏家坟再不搬迁，就要平掉它！

村民甲 那魏国公墓怎么办？

村民乙 当然要连锅端了！

村民甲 啊——那可怎么得了，叫人家平了祖坟，全族子孙后代都要遭殃啊！

(锣声，蜂拥的人声渐隐)

(紧张，激烈喧嚣的音乐起，混入报幕)

(音乐渐隐)

解说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面是十亿中国人托改革的福，日子越过越红火；一面是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按照自己的想法活，渐渐地变得不那么驯服了。这不，县里为发展经济四处集资、八方求援，好不容易才动工修建这条公路，却被这个魏家坟给卡断了！

（魏家坟场，争吵声，叫骂声渐出）

魏仁义 （六十余岁，嗓音嘶哑而威严，他一开口，人群即渐渐平静下来）各位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大家听我魏仁义说几句：今天来魏家坟场守护的有的是我魏家的后人，有的是魏家的姻亲旁系，也有的是不和魏家沾亲带故的乡亲，我魏仁义向你们作揖了。

（人群中一阵骚动，片刻又平静下来）

魏仁义 老少爷们都知道，魏家坟场有咱的祖先，还有魏国公的阴宅。这么多年来，周围十村八镇、方圆百里，谁有了个三病两痛不来国公墓前磕几个响头，烧几柱诚香？魏国公保佑着我们这一方百姓，谁动了它是要大祸临头的！

村民丙 是呀，魏国公的阴宅是动不得的。大跃进那年，有人想砍国公坟前的树，一斧头下去，却砍断了自己的腿！

（众人惊讶的唏嘘声）

魏仁义 这位老哥说的一点也不假。这事老辈子人都亲眼见过的。如今。工程指挥部说多给几个钱。乡亲们说说，咱们能花那卖祖宗的钱吗？

（众人被煽动的叫骂声、压低，混）

王副县长 这老头是谁？

秘书 王副县长，他是魏姓一族的族长，叫魏仁义。就是他领头和修路指挥部对抗。给多少钱也不肯迁坟，硬是要公路从坟旁的小山包绕过去。

王副县长 真是岂有此理！公路在这里拐弯今后不知要出多少交通事故！

秘书 王副县长，你看，魏仁义要上吊！

（混响推进，众人的惊呼声混）

村民甲 （女、尖叫）不得了啦，要出人命啦——

村民丙 大哥，大哥，你可不能把祖坟丢下不管哪！

魏仁义 ……五弟，你，你不要拦我，我今年六十了，只要能保住国公墓，死了也值。阿牛，扶我上去，谁要平魏家坟，我就死给他看，咳咳……阿牛，你过来呀！

阿牛 爷爷，你不能死，有我们这百十号人守着国公墓，还能怕了王县长和几个公安员？

村民丙 是呀，大哥，你就回去歇着吧。

众人 对，老族长，你就回家歇着吧，有我们在，谁也别想动国公墓一块土！

魏仁义 （突然扑倒在地，大放悲声）列祖列宗，不孝子孙魏仁义对不起你们在天之灵啊……

（坟场暮声渐远，凄凉而滑稽的音乐混入）

解说 老族长被孙儿扶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离开了魏家坟。您可别笑，这魏国公显灵的事儿大伙儿都是深信不疑的。再说啦，庄稼人闲来无事，也得有个精神寄托的地方不是？平了国公墓，叫善男信女们四时八节的到哪儿去烧香磕头呢！

魏仁义 (边走边喘)阿牛、阿牛

阿牛 爷爷，小心绊着。

魏仁义 阿牛，昨天我让你叔给王县长送一百元钱，咳咳，他怎么没送去啊？

阿牛 送了，王县长不要，还发了一通火，这最后通报就是……

魏仁义 咳，都说党风这儿不正，那儿不正，为什么修路过我魏家坟偏就这么正？你就不能歪一歪？又不是没歪过。偏偏遇上咱们就不歪……

阿牛 爷爷，您就别唉声叹气的啦，还是快想个办法吧。

魏仁义 唉，有啥办法！怨只怨咱们朝里无人呀，魏家子孙当官的出了外，在本地的又不当官……

阿牛 谁说本地没有当官的？少文哥不是县文化馆的馆长吗？

魏仁义 少文？

阿牛 听说还是三梯队呢。他靠啥？还不是靠祖宗保佑！国公墓要是平了，他凭什么当三梯队，只怕五、六、七、八梯队也轮不上他呢？

魏仁义 少文行？

阿牛 行。少文哥从小就点子多，聪明！再说祖宗保佑他入党升官，这事儿他要是不管，以后还有脸回来吗？

魏仁义 嗯，说得在理，我明天就上县找他试试看。

(音乐隐。转室内、电扇呼呼作响)

解 说 中国的传统，对人的最高评价是“会做人”。这里包含了对人的聪明、灵活、权衡利害、老练圆滑、处理矛盾游刃有余的种种美德和才能的肯定。我们的魏少文魏馆长就是这样一个会作人的人。不过，就老族长来说，这回

来找魏少文纯粹是病急乱投医，他对这个小小的文化馆长原就没抱多大希望。

魏仁义 ……就这码子事儿，现在是火烧眉毛了。你二伯、五叔都没有主意，让我来跟你说说。少文，你笑什么？

魏少文 不就这点事吗？

魏仁义 这事还小啊？

魏少文 嗨，我说仁义爷，就芝麻大个事还用得着您老人家大热天的跑一趟？叫人捎个信，我办办不就得了？来，先抽支烟。

魏仁义 不，我抽这个（用烟锅轻敲桌子、点火）。少文你可别把这事看轻巧了，人家修公路可是在着政策的！

魏少文 嘿，仁义爷，这您就不懂了。有让修路的政策就有不让修路的政策，政策是供人使唤的，人还能叫政策使唤？

魏仁义 可这……王县长是修路指挥部的头哇，这政策是由修路的人订的。

魏少文 爷，您放心，政策不光是给他们订的，有给他们订的政策，就有给咱们订的政策。

魏仁义 不，不不，没有。这回只有修路的政策，没有不叫修路的政策。

魏少文 嘿嘿，谁说没有？政策多着呢，好政策里啥都有，不都说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嘛，就看你找得着找不着啦。

魏仁义 （急得用烟锅敲桌子）找不着，找不着，这回咱不占理！

魏少文 理？哈哈，什么叫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就靠人说嘛。这理不行，换个理再说，正理不行，还有歪理，可不能认死理。好了好了。您不是急着赶回去吗？

这事儿您别管了，交我办就行了。

魏仁义 我不走了，我就住你这儿等你办好了再回去。

魏少文 你看你看，这点事您还信不过我？不是作晚辈的催您走，守住国公墓得有人领头啊。只要守得住这十天半月，我保证公路乖乖地从国公墓旁边绕过去！

魏仁义 你有这把握？

魏少文 当然，我还敢哄您老人家不成？

魏仁义 那好，我就坐阿牛的拖拉机回去。你可记着，不是族爷唬你，你要是敢不管这事，不说魏家以后不再认你，祖坟被人刨了，没有国公保佑你，只怕你这“梯队”老辈子也爬不上去，要给人家当一辈梯子！

魏少文 （笑笑）我记着了，您就放心吧，我送送您。

魏仁义 不用送，你就紧着琢磨着怎么办这事吧。

魏少文 那您走好了。

魏仁义 嗯。

（二人脚步、开门、关门、魏少文踱步声）

魏少文 （自语）拆坟，拆我魏家的祖坟？哼，王县长呀王县长，咱们还是市委党校的同学呢，你也不是不知道我魏少文。想修路想过坟，也该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回去做工作嘛。（稍停，点火抽烟）

好呀，你王县长瞧不起人，我就逗你玩玩，看谁能玩住谁！

（音乐）

解 说 听见了？魏少文要跟王县长玩玩儿，都说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这“玩玩”二字，就大有讲究。假如谁说自己是“玩”文字的，那他一定是个有点儿名气的作家；如

果有谁谦虚地说是“玩法律”的，那他一定是个法官、律师之类的人物；以此类推，那些“玩党票”，“玩出口许可证”；“玩紧俏商品”的就一定是很有些来头的政治倒爷和经济倒爷。可他魏少文官不上七品，言不传三尺，他能玩什么呢？

（室内，电视机播戏曲音响）

赵恩升 （县文管所主任，五十岁左右，哼着京戏）

为国家那何曾半日闲空，
我也曾平服了南北西东，
官封到节度使皇王恩重，
身不爽不由我梦睡朦胧。

（敲门声，不等答复即推门而进）

魏少文 赵主任，好雅兴啊！

赵恩升 哎呀呀，是魏馆长呀，多时不来了，忙？

魏少文 再忙也比不上老兄你这上任的新官呀。

赵恩升 （得意地）啥官不官呀，不就是个小小的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

魏少文 赵主任，你硬是官运亨通哩，刚上任就抓大项目啦！

赵恩升 大项目？魏馆长说的是哪一宗，我们的项目可多啦！

魏少文 还对我保密呀！人家说你们已经开始研究魏家坟的国公墓了？

赵恩升 （迷惑地）魏家坟？国公墓？（掩饰地）啊，啊，是有那么回事，有那么回事。

魏少文 这可是个大项目啊！

赵恩升 （试探地）你这么看？

魏少文 这谁不知道！国公墓上有墓碑，我们魏家家谱上有记载。

群众老老少少有口皆碑，不是文物古迹是什么？

赵主任 这么说，我俩想到一块了。嘿，不瞞老弟，一上手我就知道这是个重点项目。

魏少文 是呀，搞好了，不光是市里，恐怕省里也要通报表扬你们。你这老家伙算抓到拳头产品了，这就叫能干干在点子上！怎么样，我叫文化馆的秀才们给你写篇稿弄到报上吹吹？

赵恩升 别忙，别忙，研究刚开始，刚开始，等弄出名堂再求老弟配合吧。

魏少文 (佯装惊讶地)你说什么？刚开始？那你们让人家修路的扒坟干什么？

赵恩升 哎呀，魏馆长，我什么时候叫人扒坟了？就是研究成果，我们也只有保护和修复的义务，谁也无权破坏呀！

魏少文 这么说，他们修路要过国公墓，连给你们都没说一声罗，这也太不把文管会放在眼里了！

赵恩升 谁？谁这么大的胆子？

魏少文 你别急，我也是听人说，也不知现在平了没平。

赵主任 谁平了国公墓谁就是破坏文物，就是犯法！（压低声音）是王县长同意的？

魏少文 唉，这也不能怪王县长，是下边具体办事的人没有文化，不懂政策。可咱懂呀，我们要不赶紧采取措施，万一平墓造成重大破坏文物案，上边追究起责任来，可不是眼看着王县长犯错误？

赵恩升 老天爷，不但王县长犯了错误，我也要犯错误，到时候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我得赶紧行动，这么办：明天我一面叫人搜集整理国公墓的文字记载和传说，一面亲自带